

謝晉元與八百壯士

丘式如

黃埔四期一師排長

謝晉元將軍以字行，生于民國紀元前七年四月二十六日。廣東省蕉嶺縣新舖圩尖坑村人。

謝將軍素性剛毅耿直，少有大志，富領導才，幼讀三圳公學時，即露頭角，每年該中學的學生自治會主席，以及足球隊長，必將軍當選。（將軍殉難後，三圳公學改名晉元中學，以為紀念）。

將軍旋赴梅縣就讀梅州中學，甫一年，赴穗就讀廣州工業專科學校。鑑于軍閥橫行，國運艱難，認定非革命無以救中國，乃毅然投筆從戎，于民國十四年考進黃埔軍校第四期，在校成績優良，師長均極愛護，畢業後，派往國民革命軍第一師任排長，隨軍北伐。民十七，北伐軍進展至山東，山東濟南之役，南北雙方肉搏，將軍時任連長，奉命增援，身先士卒，曾負重傷。民國二十四年，陸軍第八十八師，駐防皖南，將軍任該師補充團少校營長，為其服務第八十八師之始。

「七七」日軍侵略蘆溝橋戰事發生，第八十

八師奉命駐防無錫，鞏衛首都。中央旋為鞏固上海防地，改調該師移駐上海近郊真茹鎮，司令部設于四行倉庫，將軍時任該師第二六二旅中校參謀主任。八月十三日下午第八十八師奉命突擊永

豐大樓、八字橋、持志大學、愛國女校等地日軍陣地。結果，第二六二旅成績表現最為輝煌，日軍八字橋基地被該旅所佔據，該師師長孫元良，查知出自將軍英勇有謀之力最多，甚為高興，因而改調將軍任第五二四團中校團附，該團團長在病中，實際一切團務都由將軍負責，等于團長，聞北是其防地。

日軍對我初有輕敵之意，「八一三」之役，猝不及防，屍積如山，以六個月時間為征服我國之迷夢，歸于幻滅，乃一面向國內請援，以為總攻擊之計，一面集其重兵，猛攻閘北車站，繼以飛機大砲，猛烈轟炸。將軍與士兵同甘苦，不眠不休，誓死固守，日軍終不逞。自是以後，我軍陸續集駐于淞滬戰區者總數已達五十萬人以上，每日所需米、肉、棉衣、雨衣、軍鞋、香烟、乾糧等件，日以千萬噸計，英、法租界熱誠愛國之

五百萬同胞，自動捐獻極多，民氣之憤慨，史無前例。

我軍在上海浴血苦戰，歷時二月餘，不斷作拉鋸戰，互有勝負。旋因我在大場之堅強陣地失陷，並探知日軍又有大批援軍到滬，計劃對我總攻擊。上海戰區國軍最高指揮官，為免無謂犧牲，乃決定于十月二十五日全面撤退，命第八十八師獨留一團，死守閘北，掩護五十萬大軍退却。孫師長命第五二四團負此責任，八百壯士之名稱，係由此而來。孫師長下令之日，派將軍為孤軍團長，統步兵上校，鄭重其事，面交命令，並勉之曰：「你們最好把指揮所和核心部隊，都位置在這四行倉庫裏面。這幢龐大的建築物，不只堅固易以防守，同時更易以掌握部隊。我們的新兵，實在太多了。這裏彈藥存儲很多，為防自來水管被切斷，飲水也有存儲。有這樣好的根據地，你們可以堅持下去，好好地打仗了。」

所謂四行倉庫，即金城、鹽業、大陸、中南四銀行之聯營倉庫，為兩棟六層樓之鋼筋建築，原為第八十八師司令部。將軍奉到命令，並無難

色，就率領全團實有官兵四五二人，佔領四行倉庫。他于部署就緒，即集合部隊訓話，慷慨陳詞，告誡部屬說：「日本軍閥狼子野心，企圖滅亡我中國，不至今日始。最遠的，為對袁世凱最後通牒之二十一條條約，現在為第二次。吾人生當

日軍企圖滅亡我國之時，正是我們捨身報國之際，請大家均抱定寧為玉碎，毋為瓦全之宗旨，皆要作有斷頭將軍無投降將軍之人。如此始能代中國人，如此始能無愧父母之生我，如此始能不負上級長官對我人之期望。」並謂「人皆有一死，有



死守上海四行倉庫的抗日名將謝晉元將軍。

一死，有死如草木無聲無臭者，有死如泰山垂名後世者，極希望大家均能成爲死如泰山之重者。文文山先生有言：『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』，此可爲吾人座右銘，生則同生，死則同死，願共勉之。

固守四行四天四夜

四行倉庫本身建築雖極堅固，却是三面均要受日軍之攻擊。故孤軍進駐四行倉庫後，日本陸海空軍之砲火，即相繼向之攻擊，砲聲震天，日以繼夜。上海愛國人民，對此均悲從中來，認定倉庫必被轟破，庫內將士會被犧牲，有嚎啕大哭者，有唏噓浩嘆者，有虔誠地祈禱，懇求上帝保護者。其中最難能可貴者，爲崇實女校學生楊惠敏小姐，穿女童軍裝，爲倉庫接通對外電話，爲孤軍私運慰勞品，並於孤軍入駐倉庫之次晚，即二十六日深夜，身內捆纏一幅寬達十二尺長之國旗，自拉坡橋沿蘇州河（此爲倉庫不受敵人攻擊之一面，河之對岸爲英租界），冒生命危險，伏地偷爬至倉庫前，從倉庫窗口爬進庫內，親自送與將軍。至是倉庫屋頂，有國旗隨風飄揚，上海市民，興奮異常，有人因之歌曰：

「中國不會亡！
中國不會亡！」

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守東戰場，

四方都是砲火，

四方都是豺狼。

寧願死，不投降，

寧願死，不投降。

我們的國旗在重圍中，飄……揚！

飄……揚……

飄……揚……

日本海陸空三軍之密集砲火，將軍視若等閒，于三日後，函報孫師長曰：「竊職以犧牲決心，謹遵鈞座意旨，奮鬥到底。在未完全達成任務前，絕不輕率怠忽，成功成仁，計之熟矣。工事經三日夜加強，業經達到預定程度，任敵來攻，定不得逞。二十七日敵軍再次來攻，結果，據瞭望哨兵報告，斃敵在八十人以上。昨（二十八）日晨六時許，職親手狙擊，斃敵一人。河南岸同胞望見，咸拍掌歡呼。現職決心待任務完成，作壯烈犧牲，一切祈禱紀念。」由此報告，可知將軍早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全體孤軍亦無一人懷苟生之心，敵人砲火愈為密集，孤軍戰志亦愈為高昂，人人有必死之心。有位蘇州河對岸英租界駐防的軍官，覺得驚奇，走近倉庫窗前，大聲問曰：「庫內有多少部隊？」將軍答曰：「共有八百人」。英軍官聞言，十分敬服，遂逢人誇贊曰：「只有八百人，能堅強抵抗日本海陸空十萬大軍不斷猛烈轟擊之砲火。」於是「八百壯士」以及將軍英勇之名，就由是名揚世界。



崇實女校學生楊惠敏小姐（見圖），全副女童軍裝束，冒生命危險，伏地爬入四行倉庫向謝晉元將軍獻旗。

然而，日本猛烈砲火，雖嚇不倒孤軍，却嚇倒租界領事團。彼等深恐戰局拖延不決，有礙租界治安，尤恐砲火波及租界，傷人命，環請我中央政府命令八百壯士退入租界，由租界當局，以中立地位，担保安全與給養。婦女世界協會，亦起而請求撤退，謂孤軍已達成掩護任務，不必作無謂犧牲。中央政府以為然，許之。八百壯士以服從命令為天職，並念到已盡掩護大軍退却之責任，于十月卅一日拂曉，全副武裝整隊退出四行倉庫，英軍指揮官司馬勒提少將，深佩孤軍英勇，激于俠義，自動親自站在警戒線重機關槍陣地上，掩護孤軍通過新拉拔橋，進入公共租界之膠州路英國兵營駐紮。

耗不及十分之一；至于給養，雖堅守三年，亦無絕糧之虞。我政府為維護世界和平，達成神聖抗戰目的，復興中華民族，為千秋萬世基業計，雖犧牲千萬人之生命，亦無所悔恨，似此四百餘之我等孤軍，實滄海之一粟耳，何惜犧牲？且我等已有充分之彈藥與給養，準備重創敵人，作光榮的戰死。藉租界的庇護，以保生命，我等絕未作此想。我等之撤退，係因第三者要求維護中立地區（公共租界）之安全，請求我政府同意，而由我最高當局下令撤退者。」

孤軍駐在公共租界，人皆稱膠州路為晉元路，英兵營為孤軍營，將軍訓練部屬，操練如常，自己則動學不輟，力求學識之增進，待機報國，並時為文，激勵孤島的同胞，以堅其抗戰必勝，建國必成之信心。由民國二七年元旦起，到將軍遇害前二日止，將軍連續三年日記，舉凡孤軍營出操、上課、工作、遊戲，以及和上海租界內學生、工人、市民同胞等各情，均有記錄。

中國童軍第一團
 債務處長 吳景濂
 貴國為同胞報勞，深感其苦，且
 吳景濂 敬啟者
 心感仰 謝晉元 何為童軍水陸空
 若斯勇過 似此得報
 幸甚 謝晉元
 謝晉元 敬啟者

謝晉元將軍親筆致中國童軍團函墨迹。

民國廿七年八月，將軍為紀行該八十八師于民國廿

六年八月十一日無錫警師出發上海抗日紀念，要求租界當局准予懸旗三天，租界當局恐被日軍看見，增加麻煩，不答應。將軍不顧，懸旗慶祝，租界當局派英格蘭兵三百名，包圍孤軍營，派意大利兵四百名警戒晉元路，派白俄兵一隊，衝入孤軍營。衝入孤軍營之白俄兵，不問情由，看見孤軍，即開機關槍掃射，造成死四兵傷十一官兵之慘劇。該白俄兵肇事後，離營他去，晚十時又衝進來，強將全體孤軍挾登救護車，駛往外灘中央銀行幽禁，將軍暨全體官兵均絕食抗議，上海市民罷市三天，始得回營。

八百壯士百世流芳

民國三十年春南京汪精衛偽政府產生，派員誘惑將軍，表示如肯投降，將昇以偽陸軍某要職。將軍直斥之曰：「你等如此行爲，良心喪盡，認賊作父，願意作張邦昌，甘做亡國奴。你有什么面目對你列祖列宗？你還如此視顏偷生世界，我真爲你羞，你倒不知恥，生有何爲，胡不早死。我生爲中國人，死爲中國鬼，以保國愛民爲天職。余志已決，決非任何甘言利誘所能動。你速去，休胡言。」同年四月二十四日，孤軍官兵循例在操場集合晨操，點名時，發覺士兵郝鼎誠等四人遲到，將軍嚴加申斥，詎知郝等竟乘全體跑步，將軍不備，以短刀向將軍頭腰兩部猛刺，圍附上官志標中校見狀，趨前援救，亦受重傷，將軍連中六刀，當場身死，享年三十七歲，終其殉國之願，嗚呼！烈矣。

將軍死訊傳出，上海愛國同胞，無不悲憤，

擁至孤軍營瞻仰遺體者，三日內達二十五萬餘人。國民政府明令追贈陸軍少將，命葬其遺骸于上海孤軍營內，並對其遺孀一妻二兒二女，優予撫卹。蔣委員長介公則于是年四月二十八日發出通電，予以表揚，原文如次：

「謝晉元同志之成仁，爲我中華民國軍人垂一光榮之紀念，亦爲我抗戰史上留一極悲壯之事蹟。回溯該團長率領八百孤軍堅守閘北，誓死盡職，守護我國旗與最後陣地，而絕不撤退，其忠勇無畏之精神，已獲舉世之稱頌。而其留駐孤軍營中，爲時三載以上，歷盡艱難，尙能堅毅不移，始終如一，尤爲艱苦卓絕，難能而可貴。此次被刺殞命，顯爲敵僞方面久已蓄意，收買暴徒，下此毒手。而我孤軍營之忠勇官兵，赤手擒奸，固絕不損其全體之榮譽。謝團長雖不幸殞命，然其精神實永留于人間而不朽。謝團長不僅表現我軍人堅貞壯烈之氣概，亦爲我民族不屈不撓正氣之代表。除已優予褒卹外，甚望我全體官兵視爲模範，共同景仰，以期毋負先烈之英靈，而發揚我民族正氣之光輝也。」

將軍死後孤軍將士仍如將軍生前生活于孤軍營。詎是年十二月八日，日軍突襲珍珠港，上海孤島亦歸淪陷，孤軍營成爲日本俘虜，被押赴寶山月浦飛機場監禁。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九日，孤軍全體，被日本移押新龍華唱藝所挖戰壕。不久，日本又押孤軍營官兵赴南京珠江路老虎橋第一監獄監禁。旋押五十人住光華門外，押六十人住孝陵衛，另押解裕溪口與新幾內亞各五十人，餘則

仍原處監禁。此批孤軍，受盡千萬折磨，其中于抗戰期中逃到重慶者，有施彪、陳裕松、段海清、陳祖謨、徐文卿、萬國卿、張永祥、黎時德、蕭益生九人，被押解新幾內亞做苦工，于抗戰勝利後，由澳大利政府派艦送回者，有唐煥、陳日昇、冷光前、王長林、吳華其、童子標、鄒莫、湯禮華、劉一陵、嚴呂標、陶杏春、伍杰、楊德餘、劉輝坤、許貴卿、趙愛全、（以上是官長）李自飛、趙春山、傅梅山、傅冠芷、石洪華、謝學梅、徐毓芳、周正明、鄒斌、陳翰欽、楊柏章、趙顯良、張永善、徐玉開、魏成、何英書、楊振興，任全福、雷鑫海、錢永金（以上中士階級）共三十六人，其餘則不知所終矣，惜哉！

丘式如贊曰：「將軍率八百壯士，爲掩護國軍西撤，佔領四行倉庫爲據點，阻敵西進，抱必死之心，守必死之地，儘管敵海陸空三軍之包圍與攻擊，夜以繼日，戰鬥意志，始終不懈，前仆後繼，視死如歸，使敵人惶恐，使友邦震駭，足以照耀史冊，流芳百世，關係國家興亡，民族盛衰。昔田橫不帝劉邦，自殺身死，其徒五百，聞風集體殉難，悲壯千古，歷史傳爲美談，將軍決心殉國而與八百壯士偕亡倉庫之精神，宜其可與田橫媲美矣。且也對南京汪精衛政府之重誘，視如敝屣，詞嚴義正，面斥漢奸，夷夏之防，堅守弗墜，精忠大義，何等襟懷，豈非大丈夫哉？至其保存我國古代效死勿去之美德，破除西方敵強投降之哲學，此又另一光昭日月之高風亮節，足爲萬世師者。『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』，將軍有焉。」